



# 乡村权把会

◇赵林祥

“立夏十日三样黄。”小满前后，关中农村的大麦、油菜、紫皮蒜相继成熟，大田里的小麦刚刚黄了梢儿。在开镰收获前的十天半月间，乡村权把会就热闹起来，成为夏收前乡村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and 一幅久负盛名的民俗风情画。

权把会是机械化普及之前，农人为采买各种夏收用具举办的物资交易会，至今在乡间还延续着。在地域广阔的西府农村，不仅离县城远的小镇过会，一些人口多的偏僻自然村也自发办会。一般从农历四月开始，各地权把会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家乡漳水河北原上的寺头会刚完，河南边碛雍原上的高庙会接茬开场，麦不营、故郡镇南北两原的古会尚未完，枣林镇、蒲村镇的权把会接踵而至，一直延续到小麦开镰收割。这一年一度的权把会，拉开了乡村夏收大忙的序幕。

久负盛名的岐山县枣林镇权把会，群众又称为“四月八会”。小镇仅有的一条东西街道，会期前几天就被临近十里八乡的手艺人、小商贩用白石灰圈地占了位置。在五天的权把会上，毗邻扶风、眉县等地赶

会的乡民携幼扶老，从四面八方沿着乡间小路汇入镇区。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拥挤得水泄不通。大街小巷，摆摊的小贩、卖吃食的摊点，见缝插针充塞于各家各户的门前道旁，花衫衫、黑凉鞋、红肚兜之类的时令小物品，花花绿绿、琳琅满目，招引游人驻足，购之为快；凉粽子、热油糕、炸麻花等风味小吃，色香味俱佳，惹得大人、娃娃流连忘返，纷纷上前品尝。街西唱大戏，街东耍杂技，小影院、马戏场等临时搭起的娱乐场所，占据了街边的空地，喧嚣声不绝于耳，令人应接不暇。就连村外干涸的池塘、废弃的壕沟，都成了家畜交易市场，猪叫羊咩牛踢腾，好不热闹！
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权把会上最显眼的，当然是各式各样的农具。割麦的镰刀、扎车的绳子、磨刀子的镰石、扬场的木锨、起场的权把、过麦粒的筛子、晾麦的晒把、收场的推把、装麦的口袋、盛粮的麦包、牛笼嘴、驴眼罩、粮虫净，还有农人出门必备的遮阳草帽、擦汗的毛巾、防暑的人丹、降温的清凉油……所有夏收必用的农

资、物品、药品，一应俱全，应有尽有。赶会的农人大多是全家倾巢而出，先逛街，后看戏，瞧罢杂耍喝豆花、吃面皮，再来一老碗葫芦头，打着响亮的饱嗝奔向摊点，一改往日讨价还价，捡起中意的家什，豪横十足的票子一扔，扭头便走。赶会的每个人都是空手而去，扛着家具满载而归。农人都明白：夏收是农业的大头，众多不得不备的物件万万不可缺少，农具用时方恨少，为几个小钱耽搁一料农事得不偿失。

乡间每年一度的权把会，热热闹闹极具人气，给了农人夏收前难得的休闲娱乐。置齐了农具的庄户人，在布谷鸟“算黄算割”的声声催促中，手提镰刀，急不可耐地扑向田野，甩着汗珠儿开始收获一年的喜悦……

兴盛在西府农村的权把会，历史悠久，长盛不衰。这些或大或小的传统古会，延续着农耕文明的辉煌盛况，活跃着农村经济，续写着新时代乡村振兴、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篇章。

# 烟火气

◇伍柳

晚饭后出门散步，在附近广场上，常见的几个戏曲爱好者在声情并茂地演唱。散步至此，总要停下来。虽然自己不懂戏曲，但每每都愿意感受那种演唱的氛围。头上星空，有一弯明月，星光、月光下，是自发围成的观众圈。一曲终了，观众会报以掌声和叫好声。

散步、听戏，成了不少人夜生活的一部分。如果那几位戏曲爱好者没有出场，我走到这里还会习惯地停下来，跟熟人打听一下今晚还有没有演出。确定没有演出后，我会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回到家，我和妻子说起这事。妻子说，这么喜欢，不如看电视里的戏曲频

道，天天都有大戏。我也知道，电视里能唱大戏的都是名家名角，那确实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看了几次电视中的戏剧表演，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总有种不满足的感觉。

这天晚饭后，我像往常一样走向广场，边走边想，但愿今天不虚此行。果然，远远地就隐隐传来那熟悉的声腔。紧走几步，见观众已围了大半圈。这里不必像在剧场里正襟危坐，听得入神时，可以跟着哼上几句，然后大声叫好。至于演员们，不管观众多少，他们都很投入地演唱——即使是自娱自乐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细细想来，人们之所以喜欢在这里听戏，是因为这里有一股人间的烟火气。它离我们很近，时刻缭绕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。



# 母亲的豆腐摊

◇黄双双

儿时，母亲为了养活我和妹妹，干过很多营生。其中最辛苦的，要数那个豆腐摊了。

那时我们还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，为了不影响我们休息，母亲在门口搭了个简陋防雨棚做豆腐。

每天凌晨4点不到，母亲便起身到院子里干活：洗黄豆、磨黄豆、压豆腐、炸豆泡……尽管母亲已经经手轻脚了，可机器的轰鸣声还是会吵醒我，也会吵醒邻居。所以有时半梦半醒中，都会听见邻居的抱怨声：“大清早，吵死了！”每每这时，母亲便连连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当热气腾腾的豆浆香味飘进梦里时，我便知道该起床上学了。洗漱好后，母亲正把几层压好的豆腐、一桶鲜豆浆，还有一篮子炸豆泡吃力地搬运到三轮车上，准备出摊。不一会儿，母亲便骑着三轮车消失在巷子的转角处。

饭桌上放着一大盆豆浆，还有一碗炸豆泡，那是我们的早餐。外婆会把豆泡掰开一个角，倒些酱油进去，然后塞进我们嘴里。豆泡的油香混合着酱油的鲜美，简直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美味。可每次吃豆泡，外婆都要在一旁嘟囔：“这么好的豆泡拿来吃，真是可惜了。”

原来母亲每次炸豆泡，都会有些个头不均匀或是炸糊了的。外婆觉得那些才应该留给我们姐妹俩吃。可每次，母亲都把那些炸坏的留给自己，而炸得饱满金黄的，则分给我们吃。

放学后，我和妹妹便手牵手去豆腐摊找母亲，陪着她一起卖豆腐。有时我们会喊饿，母亲便挑出几块豆腐送到隔壁卖卤菜的摊子，换来几块猪耳朵或是一小碟卤菜，然后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吃下。每次我把卤菜送到母亲嘴边时，她都摇摇头说自己不饿。

上幼儿园时，我和妹妹第一次登台表演。当我们兴奋地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，母亲很高兴，可马上一脸歉意地说：“我要去卖豆腐，可能没办法来看你们。”虽有些失落，可较早懂事的我却理解母亲的难处。

然而，在演出即将开始前，母亲竟然蹬着那辆小三轮车来了！我喜出望外。那天，我们特别卖力地在舞台上跳舞，母亲在台下拼命鼓着掌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不想错过我们的初舞台，特意提前收摊来看我们表演。为此，还剩很多豆腐没有卖完，被外婆念叨了好几天。

如今，我还经常会想起那个豆腐摊。那段日子确实很苦，可我却甘之如饴。因为不管日子多难，只要有母亲在身边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

## 山居 (外一首)

◇何军雄

故土情怀。风的走向  
会时刻惦记着故乡  
徒步于山野，往事如烟  
漂泊成一种乡愁  
沿山路的崎岖抵达内心

故乡就是一粒种子的根系  
穿越过满山遍野  
从一缕炊烟里摄入异香  
思念的风，刺透脊梁  
让异乡的游子倍感亲切

久居山林。乡村田园  
蘸一点水墨丹青的彩绘  
勾勒出一幅绝世画卷  
故土始终在心上  
缠住一亩三分地不放开

顺着风，将妩媚的腰身  
在夏日里尽情地摇动  
犹如丝绸一般，铺就开来

没有比麦浪更美的风景  
乡村的肠胃，咀嚼与品尝  
将青春的舞蹈尽情展示  
温馨四溢，像当初的麦苗  
成一种姿势依次蔓延开来

随风摇曳。麦浪心事重重  
铺满了整个夏日的扉页  
在田野里，挥洒青春年华  
静候烈日炎炎，将麦子  
逐一收割，堆成故乡的麦垛

## 麦浪

一些绿，攀爬于田间地头  
麦子的幽香扑面而来

## 麦子黄了

◇吕游

当杜鹃开始在树林间放歌时  
父亲正蹲在柱子下磨镰刀  
反复推拉中的音调  
正好给杜鹃的鸣叫伴奏

铁块和石头暗中较量  
没有了星光四射  
虽然彼此磨损  
但又彼此成全

镰刀锋利无比  
足以收割所有的希望  
磨刀石夸张的曲线  
像极了那张拉满的弓  
父亲站在弓弦上  
随时准备把自己射向麦田

老黄牛在院子的树荫下反刍  
咀嚼着古老的农耕生活  
它半眯着眼睛  
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

## 诗歌

